

段琳琅·作品

宫斌

人世间拈花一笑中有多少人可以轮回千年，
繁花开谢不谢笑过的风尘又何时方能终了，
似是而非的梦幻心缘静静等待着的醍醐法门，
可参得透爱恨离别时的真正蕴意。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247.5/1541

2008

宫斌

段琳琅·作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弑/段琳琅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613-4329-6

I.宫... II.段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7595 号

图书代号:SK8N0272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09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329-6

定 价: 26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听信那群变态女人的话，说什么去看看那位十三爷的陵寝，感受一下古代墓葬文化。如此破败真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她们甚至还提议就在这儿吃饭。我的良心冒头，“批评”她们对死者不敬。她们都笑我：“逛都逛了，还怕这个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从来了这里就很不高兴。她们有说有笑，我只在一旁听着，忽然余光瞥见远处，残破的石柱旁似乎站着一个人。我忙转过头去看，却什么也没有，我回头问朋友：“你们没看见有人？”她们依然玩笑：“你见鬼了？”

我看错了？没有，我明明看见了，不，是我感觉到了那个人。他的目光那样忧伤，似乎在等谁。我按耐不住，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：“我过去看看。”那个柱子旁真的什么也没有，正要离开，却听见似乎有人叫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还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，再回头却仿佛从高处坠下，只听风从耳畔掠过，我没来得及尖叫就已昏倒。

康熙四十一年，马车已经在路上行了半月有余，我实在被折磨得憔悴不堪，这古代的交通可谓恐怖。就这还是蒙古王公的车驾，若是平民百姓的，作为一个坐惯了汽车飞机的现代人，我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。

来这里已经有三年了，还记得当时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时也不是不震惊。我现在的名字叫博尔济吉特·妍玉，还好我这个身体的母亲是康熙的女儿，会说汉语，要不我还不知道怎么和这里的人沟通呢。现在是我母亲的女人是被赐婚嫁到科尔沁部落的，科尔沁一向与大清姻亲密切，是蒙古最重要的部族，康熙皇帝很是重视，我有一个哥哥，大我十几岁，是父汗的前王妃生的。本来还有个双胞胎哥哥的，可惜我们一起坠马，他死了，而我从现代附身过来，也算是九死一生。

我醒来只会说汉语，幸好大家只以为我病糊涂了，但是我的偶像康熙皇帝那群斗得乌眼鸡一般的儿子——论辈分该是我的舅舅，却认为我傻了。我母亲——那位大格格，整天对着我哭哭啼啼，为了不再受折磨，我只好收敛情绪作个乖孩子，通过一定的表演使她相信我只是忘记一些事，并不是傻了。

可惜我的语言天赋有限，蒙语满语学得七零八落，还好我那位额娘对我疼得紧，能保住性命就好，其他并不奢求，我也就此重新开始了童年。可惜我骑马也是二把刀，根本是马尾提豆腐——提不起来。于是在草原上驰骋的梦想，只能靠我的双腿完成了。

转眼三年已过，有件事发生了，康熙皇帝要到热河围猎，蒙古六部王公都要去见驾，于是便有了这连日苦不堪言的奔波。

额娘看着无比痛苦的我，笑道：“你扭了这半天了也不累的慌？”

这三年来我已当她为我亲生母亲，撒娇着趴在她腿上：“额娘，再不到地方，女儿这双腿都要废了。”

额娘点我额头：“快改改吧，待见了圣驾，你也这般没规矩吗？”

我一听兴奋地抬起头问道：“皇上是什么样的？他老人家慈祥吗？”

额娘笑笑：“一路上净问这些，等你见了，自己看吧，只是你再这

么没规矩是决不行的。”

正说着，逍遥在外跪报：“启禀王妃，来了皇令，咱们今天不能进猎场，要在此安营。”

我坐起身来，探头向外：“是只留了我们吗？”

“不光咱们，所有蒙古王公家眷们都在这附近待宣。”我点头，回头对额娘讨好地笑，额娘微微一笑一挥手，“去吧！”我如蒙大赦，跳上车去，逍遥忙扶住我。

“逍遥好好陪着格格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”我的王妃额娘发了话，逍遥跪应。

逍遥本叫巴隆，我听了郁闷，好好一个俊美少年叫这样的名字？于是我便给他起了个汉名，他绝对配得起逍遥这个名字。他比我大四岁，十七岁正是如花的时节，他的父亲是我父王的侍卫，逍遥这几年除了在前殿听差，最多的就是作我的侍卫，陪我玩耍教我骑马。

这里已经是热河近郊，我与逍遥信步随走，站在土坡上远远眺望，黄蓝锦旗翻飞，这次大约是正黄和正蓝两旗负责御驾。

逍遥站在我身旁轻声说：“前面好像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刺客。”逍遥答得很轻。

我心说怪不得把蒙古王公全挡在外面。

正在这时，远处来了三队轻骑，看装束大概是正蓝旗的人，三队人马分路而行，有一队人马冲我和逍遥站立的土坡驰来，待目力能及时，我看到领头的是一个身着白色骑装的人，黝黑的骏马，马上人白缨随风，虽看不清长相却觉得潇洒俊逸。

我指着来人，笑问逍遥：“你的骑术比他如何？”

逍遥微笑：“要比过才知道。”这孩子，谨慎得很，作风踏实不肯有丝毫卖弄。



眼见着人马已近前，我和逍遥被围在正中，这时我已经看清来人，银盔下如月的清俊容颜，乍看之下有如月下清辉，冷冷清清的却那样引人注目。

来人坐于马上微垂首看向我们，后面一个副将开了口：“小姐是哪位王公的家眷？”大约是见我服饰华贵，身边还跟了侍卫，所以特别客气。

逍遥躬身行礼答道：“我们是科尔沁部的。”说完取了腰牌亮给他们。

那位冷面先生看了一下又开始打量我，依然一副冷清的表情，对逍遥缓缓开口：“带你主子回去。”说完扬鞭催马，后面的人马上跟上，去的远了。

看来事情还没解决，真是好事多磨啊，要见我的偶像还真是不易。

我牵着逍遥的手依然流连在山坡之上，身边站着这么个美少年，当然要逗一逗他，故作严肃：“逍遥，你是不是用了我的胭脂？”

他面红耳赤，急急撇清：“格格，我没用。”

我依然绷着脸：“真的没用？”

“我真的没用。”

我笑，“能承认没用，你可真勇敢。”他听了这话，才恍然发觉上了我的当，却也只是傻笑。

我喜欢这样的逍遥，纯真可爱。

采了各色小花，我看着花环笑着对逍遥说：“这些花你一天戴一朵的话，一个月够不够？”

逍遥一愣，忙挡住我要给他戴花的手，他一边躲一边告饶：“格格，男人怎么能戴花，求您饶了奴才吧。”

我俩就在这旷野之上你追我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逍遥唱悠远的蒙

古长调，我合着歌声，跳刚学来的蒙古舞。

就在此时，有人骑马而来，在我们近前往步，马上的人看戏般俯下身看我们，戏谑的声音传来：“你们玩得很开心啊！”

我着恼看向那人，锦衣华服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英俊潇洒，神态间是豪爽大方的气韵，还好，若是一脸龌龊相还这样笑话人，我就让逍遥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我没好气地回嘴：“要你管？”

他仍笑，只是眼中有一丝黯淡一闪而过：“别生气，向你打听一下，看没看见一个骑黑马穿白骑装的人领一队人马经过？”

逍遥要答，我拉住他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又是一笑：“我？我是皇上身边的侍卫。”

我冷笑一声斜他一眼：“逍遥，咱们走。”

那人一见忙从马上跃下：“怎么了？我哪得罪你了？”逍遥忙挡在我身前。

“我不跟撒谎的人说话。”我答。

那人一笑忙作了个揖：“我错了，我确实不是侍卫，可是也不是坏人，我正替皇上办差，望小姐如实相告。”说着拿出大内的腰牌。

逍遥替他指了方向，他上马向我抱拳微笑，“后会有期。”

我戴着逍遥编的花冠，跑回大帐去献宝，“额娘，额娘。”

额娘笑责道：“这丫头，安稳些吧。”我抬眼一瞧，帐子里多了两个人，不由连连倒退几步，心中暗惊。真是倒霉，我今天下午遇到的那两个人，现在就在眼前。

“快给你四舅舅，十三舅舅请安。”我呆住，他们就是我必须讨好的两位未来人上人，四阿哥胤禛，十三阿哥胤祥。特别还给了那位十三舅舅排头吃，不过，我猜测他为人，应该不会像冷面四先生那么记仇。

我请了安，然后赶紧躲在额娘身边，额娘抱着我笑：“这孩子自从

病好了，我就不甚管她，凡事都宠着她，弄到现在这么没规矩。”小心为妙，我只是躲在额娘怀里，头都不敢抬分毫。

“记得我出嫁时四弟还小，现在都是贝勒了。”

“都是皇阿玛的恩典。”

我心里暗笑，官方标准答案。

“宫里的娘娘可好？”

“王妃放心，娘娘都好，这次惠妃娘娘随驾也来了，过几日就能见了。”我额娘同他们闲话家常，我的这位额娘是纳兰家的惠妃的女儿。

头在额娘怀里闷得久了喘不动气，抬头瞧见“十三舅舅”微笑的样子，我冲他吐个舌头做鬼脸，“四舅舅”的眼光刚好扫过来，吓得我忙把舌头缩回去，却被口水呛到，咳嗽不止，额娘拍我后背替我顺气，“怎么了这是？”

我憋得小脸通红，我身边的丫头鹿儿接话，“格格许是出去呛了风。”

“那回去歇着吧。”我忙点头同鹿儿出帐，好丫头我一定重赏她。

逍遥正站在帐外，我一见他忙扯他身上水壶，一口水下去我只觉得神清气爽，逍遥看着我笑，我神秘地冲他一招手示意他耳朵凑过来，他小心翼翼凑到我跟前儿。

“知道今天见的那两个人是谁吗？”

“反正不会是皇上。”逍遥笑。不会？现在不会，以后会。

我没好气地瞪他，他忙收敛笑意，装作有兴趣问：“那是谁？”

我怒了，一甩手就要走，他忙讨好地笑：“奴才错了，格格别生气。”

现代人的观念，阶级是大敌，我从来都当他是朋友而非奴才。从开始来到这里，人地两疏，我的情绪难免时有起伏，脾气也愈发暴躁，而逍遥总是让着我，三年过去，我竟成了习惯。

“别气了，回头再找奴才哭，多伤身。”他先开口哄我。

想想还是算了的好，每次发完脾气都是我良心不安，再巴巴跑去给他赔不是，折磨他等于跟我自己过不去。我的兴奋却被他浇灭了，再开口时已没了刚才的激动，“那两位是四阿哥还有十三阿哥。”

果不其然，逍遥一脸平静，“是吗？”是啊，这本来就是皇族盛会，见个把阿哥稀松平常得很。这里除了我，谁会知道那就是将来皇权争夺战的大赢家？一瞬间我有点心灰意冷，原来知道结局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。

逍遥看我低首皱眉，小心地问：“格格怎么了。”

我回神，冲他懒懒一笑，“没什么，我累了。”

胤祥带笑的声音传来，“你跑了一天，也是该累了。”逍遥赶紧回身请安。

我抬头看他正靠在树上，眯着眼睛看我们俩，不知他什么时候来的，埋伏了多久才肯出声儿。“多谢十三舅舅惦记，您还不是也跑了一天，您就不累？”

胤祥笑笑不再搭腔。说实话，我看见他着实有点郁闷，我就是从他那个破败的陵寝到这里来的，要说罪魁祸首他绝对脱不了干系。忽听后面有人在喊：“十三爷，四爷说该回去复命了。”

他一扬手，我一抱拳，如同武林人士：“十三舅舅，后会有期。”他笑出来，那是一个孩子的笑，简单得近乎透明。

鹿儿找来，送我回去歇息，一夜无梦。我时常奇怪，自从三年前到了这里，我就再没做过梦，有时想来，会不会我就在梦中才会无梦。不能再想了，再想就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。我长叹一声，不知这梦何日会醒。

“好好的叹什么气？”额娘挑帘子进来了。

“额娘有所不知，早上睡醒了，就要把一晚上的浊气吐出去，这叫



吐故纳新，不叫叹气。”我笑答。

“偏就你的怪话多。”额娘笑嗔道，一面又吩咐丫鬟：“给格格梳妆，今几个要进行宫见驾。”

我惊住，这么快？还好很快我就可以回我的草原，那里无论如何还是平静的，皇宫总会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乌压压一队一队的王公亲眷正进行宫见驾，远远龙椅上坐着的人，根本瞧不真切。我暗自好笑，实在是太自作多情了，皇上看没看到我都是问题。尽管科尔沁部与他关系密切，可这位千古帝王也不是简单人物，对待我们没什么不同，一切都有礼有度，没有丝毫偏颇之处。

我偷眼瞧额娘，她也规行矩步恭敬得紧，无从想象他们是父女关系。想来便心凉，这就对了，在这里只有君臣，何来父女。

女眷们先退下来，去后宫参见随驾的娘娘们，按规矩——去见过了，我同额娘便返回了惠妃的住处。没了外人，这对母女才稍稍表露情感，拉着手叙些家常，说着就不免提到不知何日再相见的话题，两人都相顾抹泪。

我触景伤情哭了起来，想我一个稀松平常的郊游，竟有这种奇遇，不知现代的我是何等情形？不知妈妈可好？惠妃娘娘瞧见我哭，拭泪笑道：“光顾着伤心，竟忘了这丫头。”说着拉了我的手到近前打量，夸了一通，又笑问我：“丫头你伤心什么啊？”

我顺嘴答道：“看额娘伤心，妍玉心疼。”

惠妃笑开了将我搂在怀里夸赞道：“好个孝顺的丫头。”我额娘也笑了，一屋子人都附和着夸开了，说我天仙似的人之类的话——说实话，这么听奉承话，还真是恶心，害得我午膳一口都没吃下去。用完了饭，又开始闲聊，我只老老实实在一边听，额娘就说一些草原趣事，惠妃娘娘听得津津有味，心里感慨，好可怜的人，住在那样的笼子里。正聊着，外面有人来报：“大阿哥、八阿哥来请安”。

我看额娘神色有一丝不安又随即恢复，只笑对惠妃道：“额娘，这是内宅，原该回避的。”

惠妃笑着摆摆手：“都是兄妹不必那么拘礼。”说完便差人传了大阿哥和八阿哥。我大约知道，虽是亲兄妹，可是妹妹是蒙古王妃，出于政治原因是不能随便见面的。

上次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那也是奉了圣旨，此情此景很明显惠妃是故意为之。

“哈哈，妹妹也在额娘这儿，可是赶了巧了。”这人一进来我只觉得屋里顿时挤了，身形魁伟一看便知是武将，留胡子，笑起来声震屋瓦爽快得很，真不知惠妃那般斯文的人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。我心底暗笑，赶巧？有心，不巧都难。

大阿哥身后那个青年，长身玉立风度翩翩，看来这就是那位身世坎坷，美梦终成泡影的八贤王。他笑意温文，彼时他们都一无所知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扩张势力，殊不知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法子。怕被人看出我这满脸的遗憾，我生生忍住了心底那一声叹息。

“这孩子发什么楞，还不快给两位舅舅问安？”额娘轻轻推我，我才忙回过神来。众人落座，我的“八舅舅”看着我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妍玉啊，病可全好了？”还未待我额娘作答，大阿哥就对额娘道：“我一听了消息就连忙告诉八弟，老八奏告了皇阿玛，才派了太医院最好的御医去。”

额娘一脸感激：“多亏大哥八弟。”施恩望报！一开口便落了下成。不过看在救命的份上，我忍。

惠妃这时也问：“还记得那会儿太医回来说连话不会说了。为我伤心了好些日子，可今几个瞧这孩子竟是好好的，难道太医竟错了？”

额娘不无遗憾地叹道：“不知为什么，单单就会说汉话，蒙语、满



语都不会说了，教也说不了几句。不过还好，学汉字到是快的，我带去的书，都叫她看了个遍，上次烦大哥找的《战国策》，就是她要的。”

八爷看着我微笑，惠妃欣慰地笑：“终归是佛祖保佑，爱看书是好的，这次我就带了不少来。”说着唤身边一个嬷嬷来：“找个妥当丫头，带玉格格去后面，挑几本书回去。”“去吧。”额娘点下头，眼里是无奈的神情。

“多谢娘娘。”我谢过便跟着老嬷嬷出门来。竟然支开我，哎，好事不背人，背人没好事。

那个老嬷嬷招呼一个清秀的小丫头过来，就把我交代给她：“芳龄，好生伺候着格格，不可有闪失。”那丫头规矩地垂着头应着。

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什么，最好别谈什么坏事，我还想安稳过日子呢！

惠妃住的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宜妃，芳龄带我去厢房，打开书箱子歉然道：“格格，咱们刚到行宫，还没来得及收拾整理，请格格千万担待。”

不想笑也得笑，在这里我学会了，不笑不开口：“没事儿，我自己慢慢找，你先出去吧。放心，不会给娘娘弄乱的。”

芳龄也笑：“格格尽管找，回头奴婢自会整理，格格有事就尽管叫奴婢来。”她出去了，给我敞着门，估计是方便我叫她，好个心思细腻的体贴丫头。

低头弓背找书实在太累，我取一旁的坐垫，直接盘膝坐在地上，箱中一半是书，还有一半是字画，书可以过一会儿再找，我先拿幅画来欣赏。其实我也只是看看热闹，赏画得是富贵闲人才会的闲事，我小户人家的孩子，又不是特别聪明上进，既没有家传渊源，也没有后来际遇，如何会懂这些。不过我倒是知道，这些东西是很值钱，我看画不为看什么笔法意境，我只当我面前摆的是一擦一擦的火红的人民

币，忍不住就开始笑。我要是有幸能带这么一两幅画回去，我一定把它全换成我们坚挺的人民币，我是那么那么爱国，要不是怕弄脏了画，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“不就是一幅春寿图吗？有什么好笑的。”吓了我一跳，谁？这么没眼力劲儿，惊散我面前红彤彤的人民币美梦。

一转头，一个帅哥的脸近在咫尺，“你是谁？”我没好气地问他，长得好看点儿了不起啊？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纸币上毛爷爷的头像令人敬仰。

“你就是妍玉？”他不阴不阳地瞅着我，这表情有损他的美貌，让人觉得他不是个好人，我上下打量他几眼。

他沉了脸，“怎么不回话？”耐性真差，我依然不答他的话，只把画推到他面前：“这画值多少钱？”

他忽然笑了，“张口就是钱？满嘴铜臭。”

我也微笑：“钱可是好东西，穿衣吃饭不要钱的吗？”

他好好打量我一番，再低头看一眼我手中的画：“这幅春寿图是去年惠妃娘娘寿诞时八阿哥画的，八阿哥没卖过画，我可不知道行情。”

“不管谁画的，留个千八百年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”我略微失望，原来不是名家手笔啊。

“又是钱。”他笑了，中肯地说，他笑起来是真的很好看。

“我是个俗人。”我笑答。

芳龄在外面回话：“九爷，八爷正找你呢。”

他就是九阿哥胤禩，我抬头看他：“九舅舅海涵，这半天我腿都麻了站不起来。”也不是真站不起来，说实话我心里有那么一丝怠慢的意思。

九阿哥斜我一眼，终于还是摆摆手作罢：“免了吧。”加分，他竟然



忍了我的怠慢。

这时闯进来一个男人大大咧咧喊道：“九哥，你跟那个小傻子有什么好说的，说这么长时间。”

火直上头，傻子？是说我？九阿哥撇撇嘴角假意道：“老十，别胡说。”

十阿哥也看见坐在地上的我，还是神色自如：“噢，这就是妍玉？”

我转头不去理他，把画收起来放回箱子里，又随手拿本书出来。我低头翻书，根本不去看他俩，十阿哥的脸色不看我都想得到，一定好看不到哪儿去。

九阿哥忍不住轻笑出声，又咳嗽掩饰，我抬头笑看他：“舅舅，以后还是少跟缺心眼的人说话吧，看，都咳嗽上了不是。”说完，我看十阿哥一眼再次低下头。十阿哥愣住，“你说我？”

我低着头阴阳怪气答道：“哦，您觉得我说的是您？”十阿哥张口结舌。

九阿哥笑出声来，伸手推面色铁青的十阿哥：“走，快走吧。”

出了门才听见十阿哥在外面喊起来：“太没规矩了，太没规矩了。”

九阿哥话音里全是笑：“你也是，不清不楚地混说，失了面子也是活该。”

我今天才知道传闻，这三年来京中，蒙古部族中都说“博尔济吉特·妍玉格格三年前坠马摔成了傻子。”恼了，说我是傻子？受过侮辱但没受过这样的侮辱。

从行宫回来我郁闷得话都说不出，怪不得，那些王妃格格总是用探究的眼神看我，大约在想，为什么还不流口水？为什么还不大小便失禁？怎么还不发疯？还不出丑？

逍遥看我神色不对，关切地问：“格格，您怎么了？”

我用愤恨的眼神瞪他，这个家伙该不会也因为我是“傻子”才不跟我计较的吧？大约是我的眼神太可怕，吓得逍遥倒退一步。

“你是不是也当我是傻子？”我咬牙切齿地问。

他明白过来，忙摆手否认：“不、不、不、格格是最聪明的，您能把奴才耍得团团转，奴才傻倒是真的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隐忍一天的眼泪掉下来，抓着他的手哭个不住：“逍遥，我不是傻子，我不是。”

逍遥不安地看着我，他一向口笨，此时就更加不知如何安慰我，瞧着他的呆样子，我又笑了。

逍遥握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格格，我大概病了，每次你一哭，我就心疼。”

我做一脸纯真状：“那你要找大夫看看才行。”不过心里甜确是真的。

回了草原再过几年就能成亲了，古人普遍早婚，额娘父汗那么疼我，哪怕他只是个侍卫，只要我说要嫁我想肯定没问题。

嘿嘿，奇遇万岁，我终于可以嫁人了！

嫁人之前，我一定要脱掉傻子的帽子，我可不想人们说，那个傻子没人要才嫁了个侍卫，我不屑嫁那些王子贵人，我只想和逍遥两个人回到我们两个人的草原。

夜宴开始了，明日就要开始围猎，皇上先请大家吃饭。

至于脱帽计划我正在制定，这可是技术与艺术并重的活，急不得的。我观察了下环境，皇子们在皇上右手边依次序坐了，打头的是太子，长脸挺清秀的，脸色太白看着不精神。我看他大约也是不得已，前有虎父后有狼弟，这位作了四十年太子的人，最后好容易精神了一次，他爹又说他造反。左边就是蒙古王公的座位，我随父母坐在近前，

我不能表现，只能等皇上点到我，才能发挥一下，但又不可太过，要恰到好处，以我的实力只能在餐桌上完成这个计划，上了围场我可做不到越马横刀。

正在我苦无良机时，惠妃娘娘提到我“聪明伶俐，赤心纯孝”，惠妃想替外孙女正名，有意为之。

显然康熙皇上也以为我是傻子，一听这话，便说要见见，我忙恭恭敬敬跪过去：“博尔济吉特·妍玉参见皇上。”一个据说是傻子的人，口齿清晰地跪拜已经足够说明问题。

“抬起头来，朕看看像谁。”我缓缓抬头，没想到康熙皇上看到我忽然呆住了，半晌不语。得，本来打算让嘴表现一下，这下让脸表现了，只是不知我这张有点婴儿肥的圆脸，表现的合不合他老人家心意。

皇上不开口别人也只好禁声，沉默之后他才终于开口问我：“多大了？”

安全话题，“十三。”我暗叫不妙，没自称臣女就回答了问话。

皇上笑了向我伸出一只手，“过来，到朕这来。”我茫然，起身靠近了一点。

皇上仍然在笑：“别怕，过来。”笑话！我能不怕吗？我瞧惠妃娘娘，她眼神温和而坚定，在示意我过去。

这时李德全已经走过来了，“格格，随咱家来吧。”

我有点蒙，今天晚上似乎出大了，在皇上身边看表演，我木头般坐着不敢动。

不过我知道他发愣的原因，他说我长得像太皇太后，惠妃娘娘也说像，“初见只是觉得眼熟，经皇上一说，真是像。”

像大玉儿？那位满蒙第一美人？别逗了，我长得那么老相吗？旁边的宜妃微笑道：“不光长得像，名字里也带着像呢？”她是九阿哥的